

文明、灾荒与贫困的 一种生成机制

——历史现象的环境视角

赵玉田/著



— WENMING —

ZAIHUANGYUPINKUNDE
YIZHONGSHENGCHENGJIZHI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文明、灾荒与贫困的 一种生成机制

——历史现象的环境视角



不外借

—— WENMING ——

ZAIHUANGYUPINKUNDE
YIZHONGSHENGCHENGJIZHI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灾荒与贫困的一种生成机制:历史现象的环境视角 / 赵玉田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206-05871-4

I. 文… II. 赵… III. 生态环境—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X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0939 号

文明、灾荒与贫困的一种生成机制——历史现象的环境视角

著 者:赵玉田

责任编辑:刘士琳

封面设计:张 娜

责任校对:韩志国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79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871-4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寻找“科尔沁草原”

曾经的科尔沁草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位于北纬 $42^{\circ}5' \sim 43^{\circ}5'$ 、东经 $117^{\circ}30' \sim 123^{\circ}30'$ 之间。其海拔 250 ~ 650 米，地势东高西低，绵亘 400 余公里，大致包括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西辽河流域、霍林河流域及洮儿河流域。

科尔沁草原曾经是水草丰美的优质草原，风吹草低，森林如海，是牧人的乐土，是牛羊的天堂；如今，她却没有了昔日的容光，而是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部分地区变成茫茫沙地。因此，而今，她又有了一个新名字——科尔沁沙地。

我的故乡就在曾经美丽的科尔沁草原上。在我儿时记忆里，在我的心目中，科尔沁草原是一曲清新的牧歌，带着馨香的芳草气息，沁人心脾。然而，时下，我不时为“好事者”所提醒：科尔沁草原已经不在，你的故乡在风卷沙尘横飞的科尔沁沙地上！

科尔沁沙地？科尔沁沙地！我知道科尔沁草原现已严重沙化，这是铁打的事实。我却难以接受这个我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不接受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科尔沁草原的确变成了科尔沁沙地。

带着无尽的怅惋，我不时追寻梦中的科尔沁草原。

清朝末年，我的祖父从遥远的老家一路辗转，来到水草丰茂的科尔沁草原，购置田产，开始了亦农亦牧兼读诗书的田园生活。

孩提时代，祖父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圣贤故事。然而，当时，在我看来，那些“孝子贤孙先王圣哲”的往事都没有祖父在民国初年供职瞻榆县^①时所见所闻令我痴迷。

直到今天，时隔三十余年后，我还依稀记得祖父话语里的“科尔沁草原”。那时，科尔沁草原是人间的天堂！地广人稀，树高草密，地沃宜于稼穡，水草丰美便于畜牧。野生动物很多，野猪、狍子、獾子、蒙古兔、黄羊、豹猫、艾虎、野狸、刺猬、丹顶鹤、沙半鸡、雉鸡、环颈雉、野鸭子等等，到处都有；有水就有鱼，沼泽地、水泡子，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沟汊，水清鱼肥，鲤鱼、鲫鱼、鲢鱼、鳙鱼、草鱼、青鱼、银鲴、马口、餐条、团头鲂、麦穗鱼、乌鳢等等，举不胜举；还有那满水沟涌来涌去的泥鳅，一瓢能舀上十几条来。

祖父曾对我讲，他在科尔沁草原定居的第一年，金秋时节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庭院里竟飞来几只丹顶鹤，它们的样子格外悠闲，如同回到久别的故乡，时而引吭高歌，时而翩翩起舞。

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渴望见到祖父所描述的丹顶鹤翩翩起舞情景。所以，我总是一遍一遍想像着丹顶鹤舞于庭院的精彩画面。当时，祖父告诉我，现在的丹顶鹤根本不敢飞到各家院落里。

我很小的时候，喜欢骑马狂奔。时下，每每想起当年纵马扬鞭奔驰在平坦的科尔沁草原上的情形，总是让我心旌摇荡，心向往之。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向往祖父骑马时的感受。祖父告诉我，他初到科尔沁草原，经常骑马往返于瞻榆县各地公干。夏秋时节，马在草甸子上是跑不起来的，因为草木又高又密，马儿只能徐徐前行，如同劈波斩浪的小船。祖父告诉我，当时，骑在马上的乐趣很多。因为，总能在马前马后邂逅懒洋洋的野兔，还有那一窝窝的雉鸡雏和野鸭子蛋，不时还有狍子穿行。当然，有时也能遇见

^① 1958年，吉林省开通县与瞻榆县合并，改称通榆县。——笔者注

狼，不过手中有枪，总是有惊无险。

我知道我当年骑马飞奔之时，浅草甚至不能没马蹄，而且往往马踏尘土飞扬。至于骑马追野兔及拾野鸭子蛋的乐趣，从来没有过。因为，当时草地上很少见到野兔。其实，那时我也知道我已经很难拥有祖父骑马时的乐趣了。因为，当时的科尔沁草原已经不是彼时的科尔沁草原。

事情还得从历史着眼。科尔沁草原地处温带南部半干旱草原气候区，为沙质土壤，属于农牧交错地带，该地发育成我国北方独特的沙地疏林草原景观。区域内河泡众多，水产丰富；植被群落繁密，产草量高。由于年降水量 360 毫米左右，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极易发生旱涝灾害；该草原年均日照 2900 小时左右，日照率达 67%；地表水分蒸发量大，而地下水并不充裕，土壤墒情原本不足，加之风力又很大。科尔沁草原冬季以西北风为主，春秋主要刮西南风，年平均风速 3.5 米/秒，最大风速为 21.7 米/秒，大风日常数 30 余天左右，风大土燥。可以说，科尔沁草原具有种草畜牧与发展生态农业的天然优势，却不适宜大规模发展种植业。然而，谁曾科学规划科尔沁草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自清末东北放垦蒙荒以来，大批汉蒙农牧民纷纷涌向科尔沁草原，他们开荒种地，兴建家园。一些草场相继变为农田，随之，马群、牛群、羊群数目也越来越多。自此以后，科尔沁农业部落不断壮大，草原上人丁兴旺，六畜孳生，草原面貌也不断变化，潜在的生态危机也在成千上万舞动着的铁锄中慢慢酝酿。

20 世纪 50 年代末，科尔沁草原地方政府急于解决粮食问题，在“以粮为纲”、“多交公粮”、“多种多收”、“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垦荒政策鼓动下，基层政府大力招民垦荒；农民为了创收，也把扩大耕地面积视作增产增收的主要途径，极力开垦荒地。其后，垦荒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反复席卷科尔沁草原。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垦荒进入白热化阶段。扩大耕地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再

扩大耕地面积！凡此，成为当地几十年来未曾动摇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伴随着持续的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实际上应该称为滥垦滥伐），科尔沁草原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草场越来越少，森林也被大量毁掉，草场、林地大多变成农田。农民漫山遍野开荒种地，就连许多边际土地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也没能逃脱开荒者凶猛的铁犁，而是一并沦为广种薄收的耕地范围。几十年下来，由于缺少树木遮挡，由于缺少植被覆盖，大部分开辟为农田的科尔沁草原完全裸露在天地之间，任凭大风侵袭、赤日暴晒。在大风持续的、多年的剥蚀之下，草原环境灾变越来越频繁，旱灾、沙暴、洪涝等自然灾害越发严重。沙丘滚动也越来越快，土壤沙化、盐碱化面积日益扩大。几十年的滥垦滥伐，曾经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最终沦落为沙地，她也因此有了一个新名字——科尔沁沙地。

上世纪70年代末，祖父带着他对科尔沁草原生态不断恶化的无限惋惜、连同他早年的科尔沁草原美好记忆，驾鹤西去了。我也知道，在我看来，祖父那个时代的科尔沁草原似乎已经成为一道遥不可及、越来越模糊的天外奇景。

有学者居然指出，大风也是科尔沁草原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碱化的重要因素。在此，笔者不禁发问：谁是科尔沁草原“风灾”的制造者？

二

在我10岁以前（1978年），如果努力寻找，家乡或多或少尚存祖父话语中的科尔沁草原的一点点景观。比如，坨子上还有部分苟活于刀斧间隙的天然榆树和杏树；有时，我还能偶尔见到树丛中惊飞的野鸭子和鹌鹑。然而，是时，几乎每一次邂逅，这些家乡的飞禽都惶恐万端，以致慌不择路；在我10岁以后，即便想见到“慌不择路”的飞禽也成为一种奢望了，因为它们早已落荒而逃，

或者早已呜呼哀哉了。童年的我，几乎没有拾取鸟蛋的乐趣，几乎没有采摘野果的兴奋，几乎也没有捕鱼捞虾的喜悦。当年，最好的游戏当在春秋之季、狂风漫卷沙尘遮天蔽日之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布阵行军，“攻城略地”，在大风中呼喊跳跃，寻找着“沙场秋点兵”的感受。到头来，每个人都是嘴含沙土，满脸灰尘。直到今天，每每想起当年在风沙中奔跑的情形，心中还是充满苦涩。那是怎样的生存环境啊！大风怒号，沙尘横飞，日光昏暗，牛马殍骸，何乐之有？

1988年冬，带着一个梦想，背着一个书包，20岁刚出头我独自去内蒙古哲里木盟考察。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从吉林省西南边缘小镇——太平川坐上火车，慢慢悠悠“爬”了一夜，火车才“挪”到通辽市。我一夜未眠，心中一直憧憬着可能见到的、被时人遗忘的、真正的草原生活图景。一出车站，通辽市火车站广场腾空而起的雄壮的飞马雕像让我为之一振，仿佛感受到一种企盼许久的烈烈风情。当时，0.5元钱就能买一大碗香喷喷的羊肉，我在车站旁边的小饭店急匆匆吞下一碗羊肉后，坐上了途经开鲁县直达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县）的长途汽车。公路很窄，总有坑坑洼洼之处；汽车很旧，跑得很慢很艰难。可是，我当时根本不在意这些。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科尔沁草原腹地，这里一定会比位于科尔沁草原边缘的我的家乡更加具有草原本色。透过车窗，我急切地张望。然而，一瞬间，我怔住了，怔住了。眼前的景观是那样熟悉，同我的家乡何其相似！到处都是耕地，在耕地的空隙，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不堪耕种的沙丘，偶尔走来一群无精打采的牛羊。除此以外，还有低矮的农舍及晾晒在房顶的玉米粒。如海的树林哪里去了？无边无垠的草原哪里去了？动听的牧歌哪里去了？万马奔腾的画面哪里去了？我失望地收回目光，耳朵里充满了汽车发出的沉重的轰轰声，还有车上乘客时断时续的恼人鼾声。我伤心地闭上眼睛，想起临行时父亲劝阻我的话语：“不用找了，真正的科尔沁草

原已经不存在了。”

待汽车开到阿鲁科尔沁旗县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有气无力地走进旅店，把书包扔在屋角，心灰意冷地倒在床上。想起出发前在父亲面前慷慨激昂地介绍自己只身寻找“科尔沁草原”的“宏伟”计划时的情形，我突然觉得自己好笑。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已经想到了我将遭遇的窘境，否则，他在劝阻我无效时不会说出“经历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财富”的默许话语。

在阿鲁科尔沁旗县城逗留的那几天，我当然不会有异样感觉和心动经历，我如同走在我家乡的街衢与田野，再熟悉不过，好像早已神游几十次了。然而，这次“孟浪”之行，我还是有些收获。我初步了解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区域，我所看到的景观不是承德避暑山庄，也不是木兰围场，是农牧民生息繁衍的极为现实的家园。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农牧民要吃饭，要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许这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1998年冬天，应朋友之邀，我再次来到哲里木盟，并重复了10年前的行程。汽车开到开鲁县附近，展现在我面前的，仍是绵延的沙丘，还有许多荒弃的耕地；在阿鲁科尔沁旗辖区，我吃惊地发现，10年前固定沙垅上成排的树木却不见了，沙垅地变成了不毛之地，风蚀土坑一个接着一个。一路走来，我再也无心观瞻，心中充满忧伤。我对朋友说：农牧民要吃饭原本无可厚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可以理解。只是如此“吃山”、“吃水”，其结果又是什么呢？贫穷！而且，吃掉了明天！为了今天而毁灭明天、后天以及毁掉子孙生存机会的做法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今年年初，也就是2008年2月，为了完成我的“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我第三次来到哲里木盟，进行田野考察，再次重复了20年前的旅程。长途汽车在通往阿鲁科尔沁旗的宽阔的公路上奔驰，路两旁一块块平整的耕地箭一般闪过我的视线，还有

成排的树木以及一栋栋崭新的楼房……看着看着，倦意袭来，我渐渐进入梦乡。在梦中，我看见了那个曾经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树林一片接着一片，植被繁密的草场一直延伸到远方；河水清清，鱼儿尽情嬉戏；高草丛中，雉鸡专注地趴在窝里孵蛋；山坡上，懒洋洋的蒙古兔与成群的黄羊无比安详……

车到站了，我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一路上一直在做梦……

三

近代以来，由于滥垦滥牧，科尔沁草原的环境灾变增多，土地沙化、盐碱化面积增大，有些河汉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事实。建国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垦荒浪潮频繁冲击下，科尔沁草原已经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无疑，当时，保护环境，实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是最为迫切的任务。即依据当地宜农、宜牧界限而严格控制耕地数量和牲畜存栏数目，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经济，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科尔沁草原可持续发展。然而，当时的人们何其“短视”！他们一味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牲畜存栏数目，并以此为政绩、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结果又如何呢？硬是把科尔沁草原弄成了科尔沁沙地！

我想，如果撰写科尔沁草原近百年社会变迁史，生态环境变化定然是社会变迁不可小视的内在驱动机制之一。

“科尔沁草原”已经不存在了！“科尔沁草原”的子孙依然繁衍生息，他们在科尔沁沙地上努力生活着。风灾、水灾、旱灾、虫灾，土壤沙化、土壤碱化，等等，这些作为其先民留下的“无形资产”成为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丰厚的礼物”。

论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恩格斯做了极为精彩论述。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

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①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恩格斯所言极是。

毋庸讳言，科尔沁草原之所以沦为科尔沁沙地，探究其所以然，人类愚蠢而自私的行径是其主要病理。当下，活脱脱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尔沁沙地”就是曾经的科尔沁草原上的居民暂时的“胜利”与自然界“报复”的最好明证。

如果我们从科尔沁沙地向西望去，眼下，不难发现：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相毗邻；如果再把目光转向西南，还有毛乌素沙

① “荒芜”意指“（田地）因无人管理而长满野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修订第3版，第553页。）“不毛”的“毛”是指“草”，“不毛”是指不长草。所以，笔者认为，此句“荒芜不毛”的译文不妥。——笔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版，第519页。

地与科尔沁沙地遥相呼应；接着就是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它们几乎打成一片，鲸吞蚕食周边区域，虎视中原。无疑，这些“沙地”与“沙漠”的形成，即便人为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秦汉以来，时人滥垦滥牧行为也难脱其咎！

行文至此，笔者试问：从“科尔沁沙地”回视，遥想“科尔沁草原”当年，是谁在改变着这方水土？从“科尔沁草原”看起来，目睹“科尔沁沙地”今生，是谁改变了这里的人们？

答案是明确的，是“人们”改变着科尔沁草原，是改变了的“科尔沁草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是事实，也是历史。

四

地理上的“科尔沁草原”已经完全葬身于“科尔沁沙地”腹内，寻她不得；那么，历史学的“科尔沁草原”在哪里呢？是否也要葬身于“科尔沁沙地”腹内？

笔者认为，历史学不仅要认真追寻曾经美丽的“科尔沁草原”，还要努力寻找历史上“科尔沁草原”不断变化的社会与生活场景及其变迁机制，因为我们不应该在历史学上制造一个个“科尔沁沙地”，历史学也需要“科尔沁草原”视角与思维！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升温，人们习惯于、而且乐于从社会学角度、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在于，在研究技术与方法上，一些研究者把社会史研究范式异化了或误读了，滑入了“政治史研究套路”，他们把所有历史问题都看作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仿佛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是“超自然”的人的“类”问题。这种研究理路，无疑是把历史研究不自觉地再次带入传统

“人类中心主义”套路。^①

不仅社会史研究如此,笔者认为,当前,政治史、经济史,以及思想史、人口史等等,还有“执著者”执泥于以“人类征服主义”及“人类沙文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理论范式,痴迷于“造仙”运动,只关注人的抽象的肉体生活范式和精神生活文本,却无视他们或她们的客观而具体的生命场景与自然属性。

事实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仅仅是人类的一种不客观的愿望(或者称之为无知的念头)、一厢情愿而已;学界一些研究者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也不过是一种情结罢了,因为它原本就与历史事实不符。所以,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人类的一种不可能得到证明的“假说”。

为何人类不能成为自然界的“中心”呢?因为人类是自然界产物之一,是属于自然界的。如马克思有言:“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

^① 在现代世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分成了强式和弱式两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之外的客体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对人的需要价值的满足。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他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承认,这些客体还具有转化人的价值观的价值,即它们不仅使人的需要价值得到满足,还为人们建构和批评人的需要价值提供了基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代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它镌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转化为一种思维定式,也往往形成了僵滞的思想意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一种把人置于一切生物中心的世界观;把人作为一切价值的来源,价值观念是人创造的,只有人能够把价值赋予自然的其他部分。(具体内容见章海荣编著:《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04—106页。)在历史研究中,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是把一切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都看作是纯粹的人类内部的问题,是“类”问题,是由人类社会自身生成的问题,与其它因素无关,把生态环境等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在历史考察之外。——笔者注。



1362256

· 自序——寻找“科尔沁草原” ·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 人类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却不能替代自然规律。对于自然界来说，作为“类”的人与作为“类”的其它动物以及山川河流等都是是一样的，都是它的一部分，都是它的产物而已，本没有区别之处，遑论“中心”了。

为何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需要摒弃呢？因为环境危机用血的事实证明：人类不保护生态环境、不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只有死路一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而自私的观念，停止疯狂而盲目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错误行为，充分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实，就历史学科而言，无论你专攻哪段历史，都应该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人类历史的根基处在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人类，构成了这些复杂生态网络的一部分，其中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相互依赖而构成食物链，食物链从处在底部的光合作用者到食草动物，最终延伸到处于顶端的食肉动物。”^② 进一步而言，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也属于自然界，人类同自然环境休戚相关，人类历史不能离开自然环境。所以，环境因素是历史研究原本就不应该忽略的内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环境史学终于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学术研究中逐渐兴起。也算迟来犹未晚吧！李根蟠先生撰文指出：“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我们知道，近代自培根以来，主客对立、征服自然的观念长期支配着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人们在这种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5 页。

② [英] 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8 月版，第 416 页。

围中研究历史，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不论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史，都往往脱离自然的因素来讲述人事；也有论及自然环境的，一般只是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外部条件来对待。”^①

当然，环境史学要有所成就，既不要把所有历史问题简化为环境问题，也不要夸大自然环境的作用与影响，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从环境史视角正确考察、科学解读历史现象与历史问题，客观诠释历史研究中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至于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层面，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论述较为全面。即：“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之角色与地位（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bout the role and place of nature in human life）。”环境史研究大致上以三个层次进行，探索三大团的问题：（1）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作用。（2）社会经济与环境间之互动。（3）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及其他意义结构。他也强调，虽分为三个层次，其实要探索的是一个整体。^②

笔者认为，环境史既要拒绝“环境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也要抛弃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研究桎梏，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人类长时段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为背景，以环境为视角，把自然环境当作历史发展内在机制之一的基本维度，将人、社会与环境三者统一纳入历史考察对象，并从三者关系出发探究三者历史演变态势与倾向及其内在关联，从环境视角探寻与解读人类历史的脉动，解构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机制，并为人类社会构

①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2期。

建绿色生活环境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参照与省悟对象。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环境史视角对“早期国家出现与宗教产生”、“轴心时代”、“灾荒”，“区域贫困与流民问题”等历史现象进行尝试性解读，尽力在发掘它们内涵中的环境成分基础上，探寻人类历史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内在关联及人类历史现象的环境机制。

2003年初冬，本人书稿——《明代北方的灾荒与农业开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付梓之际，家父赵春和先生赠序。《序》中，父亲写到：历史认识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历史认识不是、也不应该机械地重构历史。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能动地追溯与解读历史的过程。事实上，人类历史总是徘徊在必然与偶然之间，需要多视角观察。所以，历史认识的本质是创新。如果人们以自己认识的有限性而圈定历史，必然失去历史。

父亲是一位不爱多说话的老人，我却是一个希望多听到父亲话语的儿子。父亲在《序》中的上述话语，我一直奉为圭臬。

2008年初冬，本书稿付梓之际，我再次央求父亲赐《序》。父亲看罢书稿，在稿纸上写下四个字——“自己写吧！”遵照父亲意旨，我第一次为自己写序，我也是第一次写序。

我想，父亲希望我自己作序是有道理的。

是为序。

赵玉田

2008年端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X24/1826

自序——寻找“科尔沁草原”	1
第一章 环境不是历史的旁观者	1
一、环境是历史的参与者	4
二、环境史：环境逼出来的“历史”	15
三、《自然辩证法》与环境史研究	26
（一）《自然辩证法》创作的环境背景	27
（二）《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	33
四、“橘”与“枳”的“环境”对话	
——历史的环境视角演示	37
第二章 洪水泛滥与早期国家	47
引 言	47
一、洪水催生早期国家	52
（一）农业生产与洪水泛滥	53
（二）洪水泛滥与早期国家	57
二、大禹治水与夏朝建立	63
（一）洪水与尧舜时代	63
（二）洪水泛滥与“疲鯀”阴谋	66
（三）大禹：“治水”并“治天下”	70
三、“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	74
（一）尼罗河当年的神韵	74
（二）尼罗河与古埃及农业	78